

村寨

吉克族

新疆塔什库尔干县提孜那甫村调查

主 编：罗家云
赵建国

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

云南大学出版社





吉克族

新疆塔什库尔干县提孜那甫村调查

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

主 编：罗家云
赵建国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塔吉克族: 新疆塔什库尔干县提孜那甫村调查/罗家云, 赵建国
主编.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4

(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高发元主编)

ISBN 7-81068-789-1

I. 塔... II. ①罗...②赵... III. 塔吉克族—居住区
—调查报告—塔什库尔干县 IV. K28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5913 号

塔吉克族——新疆塔什库尔干县提孜那甫村调查

主 编: 罗家云 赵建国

责任编辑: 周元晖

责任校对: 段建堂

装帧设计: 刘 雨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1.75

插 页: 8

字 数: 293 千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068-789-1/C·72

定 价: 24.00 元

云南大学出版社地址: 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 650091)

电 话: 0871-5031071

E-mail: market@ynup.com

传 真: 0871-5162823

总 序

云南大学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 高发元

1956年~1958年，国家有关部门在全国组织进行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搜集到上千万字的资料，撰写出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的书稿，整理调查资料300余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编写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即《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这次调查为党和政府制定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和工作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主改革和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开创了我国进行大规模少数民族调查的先河，为民族研究搜集与积累了大量弥足珍贵的资料。时至今日，其成果仍然是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依据，是民族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和反复引述的基础材料。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各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无论是进行决策的党政部门，还是进行理论研究的学术界，要深入进行民族调查的愿望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各级党委、政府迫切需要系统地了解少数民族发展变化的现状，深入探讨少

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地把握少数民族发展的趋势，以制定出适合于各少数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民族政策和发展规划。

如何新的时期开展民族调查，以获得开拓性的成果，这就不能囿于传统的民族调查方式，而必须有新的观念、新的方式。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说，分化与整合，是当代学术研究发展的两大趋势。一方面，各个学科的发展呈现出日益分化的趋势，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学科之间的整合趋势，各个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其界限越来越模糊，跨学科研究与交叉学科不断增多。

民族学以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民族共同体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又是一个多元化的系统，包含着语言、人口、经济、政治、文化、宗教、教育、科技、卫生等诸多子系统。因而民族学不能仅关注民族的某一局部，必须关注民族的各个方面、整个系统。为此，“对于人类学家来说，一般都要花费许多时间与人类学以外的专家共同研究。这些时间超过与在其他在野外方面的人类学家磋商的时间。”^①这就是说，如果要对民族的各个方面完整系统地作深入调查研究，仅靠民族学自身特有的理论和方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民族和文化的领域十分广阔，单靠民族学的专门化已无法驾驭层出不穷的新的重大课题，这就要借助于其他学科。任何一个民族学工作者都不可能掌握全面的多学科的知识和技术，这就要求民族学运用整体论的观点，打破学科封闭，与其他学科交叉协作，进行综合调查研究。”^②民族调查与研究的实践和历史充分证明，民族学必

① F. 普洛格、D.G. 贝茨著，吴爱明译：《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第1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 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修订本，第166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须经常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才有可能在许多问题的研究上取得较快的进展与重大的突破，从而不断进步与发展。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继 2000 年组织对云南省人口在 5 000 人以上的 25 个少数民族村寨进行调查后^①，2003 年 7 月～8 月又组织了对全国 32 个少数民族村寨的调查。与在云南进行的调查一样，全国的民族村寨调查采取了一个“深入”、两个“综合”的方式。一个“深入”，即不对每个民族做广泛的面上的调查，而是每个民族各选取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村寨，在这一个点上进行深入的投资。两个“综合”，一是调查内容的综合，即对每个民族村寨都进行人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风俗习惯、法律、婚姻家庭、宗教、科技、卫生、教育、生态等诸方面的综合调查。二是调查人员的学科综合。在这次调查与研究过程中，除了一部分民族学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外，大部分调查人员和研究人员来自云南大学和全国 15 个省区有关大学、科研单位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涵盖了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政治学、伦理学、档案学、管理学、人口学、旅游学、语言学、艺术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大部分学科，还有一部分自然科学方面如生态学、遗传学、建筑学的人员参与，并专门进行了遗传信息方面的调查。整个调查工作涉及到的总人数为 203 人，其中云南大学的师生 105 人，其他省区 98 人。调查人员中，教师和科研人员 110 人，占 54%（教授 32 人，副教授 40 人，讲师 31 人，高职人员共 72 人，占总人数的 66%）；干部 11 人，占 6%；学生（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82 人，占 40%。调查队伍

① 调查由云南大学的 142 名师生完成，形成了 25 本调查资料、1 本专题研究报告、1 本画册，已由云南大学出版社于 2001 年出版。此外，还拍摄录制了一批录音带、录像带、照片，采集了云南少数民族 1 300 多人的血样，建立了少数民族遗传信息资源库。

以中青年为主，其中 45 岁以下 170 人，占总人数的 84%。

经过周密部署和精心组织，此次调查虽然历时不长，但取得的成果是多方面的：

1. 作为云南大学建校 80 年来第一次组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民族调查，接触到了省外各民族的习俗和风情，开阔了视野，为云南大学民族学重点学科的建设 and 上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与国内相关省区建立起了密切的学术联系，为以后的民族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省外 32 个调查点可以成为云南大学今后长期合作研究的基地。

2. 积累了跨省区、跨校合作开展田野调查和进行研究的经验。诚如民族学界所指出的：“大规模的综合调查不是少数人所能承担的，组织协调也比较复杂、困难。”^① 这次调查的 32 个少数民族村寨，分布在全国 15 个省区，地域非常广阔，仅靠云南大学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因此，这次调查突破了一般传统，与所调查民族地区的有关单位合作，分工完成。15 个省区的 41 所大学、科研单位、政府有关部门积极参与了由云南大学组织的调查和文稿撰写工作。其中，台湾佛光大学承担了台湾高山族（泰雅人）的调查，开了该校与大陆合作进行民族田野调查的先河。

3. 此次调查以多学科的形式合作配合，交叉渗透，对于民族调查工作来说，具有突破性的意义。比如在此次调查中，加入了体质健康调查小组，仅用 1 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 31 个民族（不包括台湾泰雅人）约 1 500 多份血样的采集，也搜集到了部分实物。这样，调查工作就为云南大学少数民族遗传信息资源库建设、博物馆建设等创造了一定条件。

① 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修订本，第 166 页。

4. 此次调查收集了大量的文字、音像资料，大部分为第一手资料，为调查资料的整理、写作以及专题研究提供了条件，也弥补了过去有关民族调查中调查手段或内容单一的不足。共形成了 32 个少数民族村寨的调查资料 32 本，文字总量 1 000 余万字；形成了民族生态、人口、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婚姻家庭、文化、风俗习惯、教育、科技、卫生、宗教 13 个专题研究报告，文字总量约为 30 万字；1 本调查工作实录 28 万字。此外，32 个民族调查组均拍摄了大量照片，内容包括生态环境、生产工具、生活场景、文化习俗、宗教活动等各个方面，照片总量达 10 000 余张。许多调查组运用了影视人类学的方法，拍摄了近百盘录像带。有些调查组对民族语言、民歌、民谣等进行了录音，带回一批录音带。

5. 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作为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民族学必然要以田野工作为其研究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方法。可以说，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在调查过程中，各调查组克服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障碍，磨炼了调查人员特别是学生的意志，运用与深化了所学的理论知识，掌握了田野调查的工作方法，在实践中锻炼了思想品德，增长了才干。同时一批新的人才加入到民族研究的队伍中来，增强了民族研究的力量。

当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组织规模如此浩大的民族调查，问题和不足在所难免。如有的调查人员缺乏调查经验，有的调查还比较粗糙。从总体上看，各本调查资料之间的调查深度和研究水平并不完全一致，有高低、深浅之分；从每一本调查资料来看，各部分之间的调查深度和研究水平也不完全一致，也有高低、深浅之别。这大概是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和众手成书情况下都不可避免的问题。

现在，我们把 32 个民族村寨的调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专题研究报告整理出来公开出版，是因为这些成果真实地记录了现在时段这些民族村寨的全貌，是第一手的最新资料，相信会有现实的参考价值和历史的保存价值。其中调查工作的实录，比较具体完整地反映了这次工作的整个情况，相信也是有意义的。

民族调查是一项长远的宏伟的工程，这次的成果也仍然只是我们的一个起点，我们的工作还会长久地进行下去。诚恳地希望一切关心民族问题，研究民族问题的同仁给我们批评，指正，使这一幼苗能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2004 年 5 月

前 言

一、调查点基本情况

2003年暑期，云南大学启动了“中国民族村寨调查”大型研究项目，我们有幸参加其中的“塔吉克族调查组”的调查研究活动。接受任务后，我们与新疆大学合作方密切合作，在新疆大学教授、中语系主任，中国著名塔吉克民俗研究专家西仁·库尔班教授的指导下，选择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孜那甫乡提孜那甫村为我们的调查点。

提孜那甫村位于被誉为“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东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西北部，全村共180户，计1084人，全部为塔吉克族，保持着较为完整的塔吉克民族文化传统。提孜那甫是塔吉克语的音译，“提孜”在塔吉克语中是快速、来得快的意思，“那甫”有利益或实惠之意。在当地村民心目中提孜那甫自古以来便是一块美丽富饶的地方。

提孜那甫村现管辖面积为1050平方公里，有五个夏季牧场、三个冬牧场，村子所在地海拔约3200米，其夏季牧场海拔接近5000米，其气候类型为四季不明显的高原半荒漠寒冷气候，气温低，降水少，空气稀薄，一度被某些国外的学者称为“生命禁区”。但约自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勤劳勇敢的

塔吉克人民就一直在这里繁衍、生息，并创造了独特而厚重的塔吉克传统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宝库中的一枝奇葩。

提孜那甫村四周群山环绕，山顶上终年积雪。其北部挺立着塔吉克民族心目中的圣山——慕士塔格峰，南部有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景色壮丽独特，撼人心扉。提孜那甫村西北面与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接壤，西南面是阿富汗边境。与村寨相隔一百多公里的“飞地”——红其拉甫四季牧场与克什米尔（巴控区）接壤。中巴友谊公路自北向南从提孜那甫村东边穿过，连接着村寨和红其拉甫牧场，经红其拉甫达坂后进入的克什米尔地区，因此提孜那甫村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二、我们选择提孜那甫作为调查点的主要理由

第一，提孜那甫村历史悠久，积淀着丰富的塔吉克传统文化。提孜那甫村一带自新石器时代便有人类活动，并留下了丰富的古人类活动遗迹。自西汉张骞通西域以后，这里便成为丝绸之路南线的一个重要出口和交通要冲，东西方文化在这里碰撞，交流和融合，留下了很多重要的遗迹和动人的传说，数千年来，这里见证着许多东、西方交流的重要事件，法显、玄奘、马可波罗和斯坦因等著名的文化人在这一带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记述了这一带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使这一带一度成为帕米尔高原上的一个文化热点。这些文化活动和交流将使我们 对提孜那甫村的调查更有意义。

第二，提孜那甫村丰富的民族学和人类学方面的学术资源是我们选择它作为调查点最主要的理由。

1. 提孜那甫村半农半牧，以农养牧，以牧为主的生产经营模式在中国塔吉克族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以提孜那甫村为切入点，来认识和了解中国塔吉克族的生产生活状况也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一经营模式深刻地影响着塔吉克传统文化

的方方面面，是塔吉克传统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载体。塔吉克文化中的生态环境、风俗习惯、经济教育和传统科技等都与这一经营模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2. 提孜那甫村牧场分散，冬季定居、夏季游牧、冬闲夏忙游牧模式承载着大量的塔吉克传统文化因子，不论从社会进化论的视角，还是传播论的视角，还是用功能主义或结构主义的角度看，其文化都值得分析，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这一模式深刻地影响着塔吉克民族的宗教、节庆、婚丧、文化娱乐方式和家庭等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甚至现代教育在这一模式下也进行了重大调整：学校每年从5月20日放假一直到9月1日收假，不再放寒假。我们调查中发现，塔吉克族的很多仪式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我们也可以从象征主义的角度分析它的这些文化现象。

3. 提孜那甫村家族和大家庭的存在是塔吉克传统文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在塔吉克族社区中，家族和大家庭的“组织替代”作用十分明显和突出，家族和大家庭在塔吉克社区中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功能、文化娱乐功能、教育功能，而且还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控制功能，提孜那甫村的家族和大家庭同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不可多得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学术资源。

4. 提孜那甫村中多种语言的存在和使用为语言学和社会学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在提孜那甫村，普通老百姓都能熟练地使用两种或三种语言进行交流，不少人会用四种语言，村子里总共有塔吉克语、维语、柯尔克孜语、汉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六种语言并存和使用，涉及印欧、汉藏、闪汉和阿尔泰四大语系，这一现象也深刻地影响着塔吉克文化和生产生活活动，它既是塔吉克民族的一种文化资源，也会成为学习的一个沉重负担，如何处理好这一对矛盾也是很值

得认真研究的。

5. 提孜那甫村低成本、松散型的社会控制模式也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提孜那甫村的社会控制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在提孜那甫村这个“熟人社会”里，尽管“权威缺失”，但秩序仍十分良好，在中国法制化进程中，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制化显然是个难点，如何充分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社会控制资源，更好地实现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对接，提孜那甫村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个案。

这些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学术资源深深地吸引着我们。因此，我们认为云南大学“中国民族村寨调查·塔吉克族调查点”的牌子放在提孜那甫是恰当的。

第三，提孜那甫村是此次塔吉克族调查组合作方组长西仁·库尔班教授的家乡。西仁·库尔班教授是塔吉克民族的骄傲，更是提孜那甫村的骄傲。西仁·库尔班教授从小在这里长大，熟悉这里的情况。而我们此次调查时间紧、任务重，在省外调查可能碰到的困难多，如语言、宗教问题，风俗习惯问题等等，选择提孜那甫村作为调查点，这些问题会得到较好较快地解决，以便我们按时、按质、按量地完成任务。

当然，选择提孜那甫村作调查点也存在不少困难，主要是：

1. 村寨规模偏大。提孜那甫村 180 户，1 084 人，已超出了一个月时间内准确全面地了解全村方方面面信息的范围，再加上提孜那甫村居住十分分散，这一困难就更大了。尤其让我们难做的是该村以牧为主，而其五个夏牧场远的距村子 120 公里，近的也有几十公里或十几公里，而且五个牧场正好在村子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且交通十分不便。

2. 该村组织松散，很多机构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工作机构不健全，因此没有积累多少该村历史上的资料，再加上

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我们基本无法收集到该村的文字材料，不少统计数字要我们逐户进行统计，工作量较大，大多数信息只有通过访谈方式获取。由于时间紧，我们能够获取的信息量有限。

3. 季节方面的困难。由于提孜那甫村是个半牧半农，以牧为主的村寨，因此夏季大多数村民在十分分散的夏牧场游牧，村子里的婚礼、节日和其他传统活动全部安排在冬季，因此我们调查时能够参与观察的活动很少，对于这些活动，均通过对村民的访谈进行了解。由于语言障碍和采访对象的认识和记忆方面的原因，相关信息的准确性和全面性无保障，同一活动，不同村民的回答和描述有较大的差异。

但这些困难有些是不可避免的，而有些是经过努力可以克服和解决的，而且在中国塔吉克族的居住区也不可能存在完全理想化的调查点，往往不是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便会有其他新的问题存在，因此我们择优选择了提孜那甫村这个点。

三、调查过程和调查方法

此次塔吉克族的调查工作由新疆大学和云南大学合作完成，双方各出三名调查人员，合作方新疆大学方组长为新疆大学中语系主任西仁·库尔班教授，组员包括新疆大学中语系讲师赵建国和塔什库尔干县公安局副政委帕米尔。云南大学方组长为云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罗家云副教授，组员包括云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工作系 2000 级本科生刘芳和工管院研究生李冬孜。调查人员确定后，首先由云南大学中国民族村寨调查领导小组组织了民族调查培训，明确了调查的基本要求和调查方法。同时开始收集相关资料，了解塔吉克族的基本情况，并做好调查的准备工作。

2003 年 7 月 17 日云南大学方成员到达乌鲁木齐，与合作

方汇合，并在西仁·库尔班教授安排下进一步收集相关资料，听取了西仁·库尔班教授的介绍，参观了塔吉克民族民俗和历史方面的展览。

2003年7月23日进驻提孜那甫村，当天便开始了访谈调查。在提孜那甫村调查期间，由于翻译等方面的原因，调查组成员基本上是统一行动，每天的采访时间是早上10点至下午7点左右，中午一般都不回住处，在采访对象家里边采访边吃些馕和奶茶（提孜那甫村的塔吉克村民十分热情好客，每到一户人家，不管什么时间，均要拿出馕和奶茶招待，有时还要宰羊）晚上邀请一些村民到我们住处进行专题采访，一般邀请3~5人对一些专题问题进行深入访谈，通常由十分熟悉当地情况的西仁·库尔班教授主持兼翻译。座谈一般到11~12点，之后分头整理资料，一般要两点钟后才能睡觉。8月5日到了距村子120多公里的红其拉甫牧场，8月7日到了距村子50公里的兴甘夏季牧场，8月10日到了阿拉尔草滩，8月15日离开村寨，调查组在村寨共计调查24天。8月26日回到昆明，整个调查历时40天。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采用的最主要的方法是访谈，在访谈的同时做了一些问卷调查，访谈占了我们全部调查时间的三分之二以上。除了访谈，晚上也做了一些专题座谈，同时花了3~4天时间到乡里和县有关部门收集了部分文献资料。在此次调查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宗委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自治区民宗委专门发了文件，要求地、县民宗委积极支持和配合我们的调查工作。喀什地区民宗委和塔什库尔干县人民政府和民宗委对我们的调查工作给予了直接的支持和帮助。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们的调查是无法顺利完成的。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提孜那甫乡党委和政府，他们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而且在生活上也给了我们许多的关心和帮助。此外，

喀什地区行署米尔扎伊副专员亲自到喀什机场迎接我们，并对我们的调查工作十分关心和支持，塔什库尔干县的肉孜县长和提孜那甫乡的古丽娜乡长也在百忙之中多次抽时间看望我们，认真地询问我们调查的进展情况和存在的困难，这些都使我们深受感动。如果我们的工作能为塔什库尔干县正在进行的开发旅游精品的战略和宣传塔吉克民族文化作出些许的贡献的话，对我们全体调查人员将是一种莫大的安慰。但愿此书能在2004年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成立50周年庆典前出版，作为我们献给自治县50周年大庆的一份薄礼，以表达我们对支持我们工作的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领导的谢忱和感激。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概况与历史	(1)
第一节 自然状况	(1)
一、行政隶属关系	(1)
二、地理位置	(1)
三、村名的来历和含义	(2)
第二节 村寨的历史	(4)
一、塔吉克族的族源和名称来源	(4)
二、历史上的行政隶属关系	(8)
第二章 生态环境	(13)
第一节 生态环境和资源概述	(13)
一、地理环境	(13)
二、气候特点	(15)
三、物产	(19)
四、水资源	(22)
五、自然灾害	(23)
第二节 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利用与开发	(24)
一、对土地资源的利用与开发	(24)
二、对水资源的利用	(30)
三、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31)